

作家之妻

忠于爱情的安娜

C. 别洛夫著

吴兴勇译



世界传记名

.128

K835.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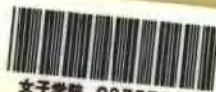
3

2

作家之妻

忠于爱情的安娜

667623



女子学院 0035305



〔湘〕新登字011号

作家之妻

——忠于爱情的安娜

谢尔盖·别洛夫 著

吴兴勇 译

责任编辑：颜 雄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板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开 8.25印张 178千字 3插图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7-81031-151-4/I·010

定 价：3.90元



费·米·
陀思妥耶夫斯基像

(附有安·格·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画像)

版画, В. А. 博布罗夫绘于 1883 年。



Anna Grigorievna Dostoevskaya

М. ДОСТОВЕВСКИЙ (С ПОРТРЕТОМ А. Г. ДОС-
Тоевской В. А. Боброва 1883 г.)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К·阿拉济姆摄

(1867- 1871)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和两个孩子
——费奥多尔和柳芭芙

目 录

前记	(1)
家世	(3)
初逢	(17)
二十六天	(28)
“我爱您，爱您一辈子！”	(41)
爱心的明智	(75)
幸福的婚姻	(127)
义务和天职	(186)
“我生命中的太阳”	(221)
尾声	(251)
译者后记	(254)

● 前记

如此英勇，
如此忠诚，
在如此乏味的工作上
消磨尽宝贵的青春；
可因此成就了
多少俄语文学作品，
永远无人比得上
她的不朽的功勋。

— B. 科尔尼洛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妻》

我本人没有经受过封闭疗法；但是 1944 年，当我进入列宁格勒第 161 学校一年级就读时，知道我们有一位同学，他只能在家里学习，因为行走很困难，在接受封闭疗法后得病了。这个男孩与我同住在第五苏维埃大街五十号公寓的同一个楼梯间里。我常去看望伊戈尔·杰尼西耶夫——人们是这么称呼他的。他的天分令人惊叹，博闻强记，十分爱书；大家深信他满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图书工作者的。但是命运作了另外一种安排：伊戈尔受教育的时间并不久，七个月后便死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八岁的儿童死后竟和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一个模样。十二年后，我初次阅读费·米·陀思

妥耶夫斯基写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当读到伊留舍契卡·斯涅吉辽夫之死和伊凡·卡拉马佐夫关于无辜死亡的孩子眼角边有一滴泪水的谈话时，我心中感触之深，真是难以言表。

在中学里，我们没有学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程。我在这方面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受赐于一位研究该作家的生平 and 创作最有成就的苏联学者阿尔卡季·谢苗诺维奇·多利宁教授，1950年末，我在以赫尔岑命名的列宁格勒师范学院首先听到他的关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讲座。

然而，在我的命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显然是一次同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会见。1960年秋天，阿·谢·多利宁引领我拜访了作家的这个孙子。

那一天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我初次来到列宁格勒现金街。心中十分惶恐：不知为什么我早已习惯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有许许多多后代，可眼下要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唯一的后裔——他的孙子。但是用不着惶恐不安。安德烈·费奥多诺维奇显得彬彬有礼，他对一切有兴趣了解他祖父的人都赤诚相待，他身上有许多承继自祖父的特征：公正无私，嫉恶如仇，对各种事物似乎都持激烈态度，富有责任心。

我几乎每天都上他那儿小坐。我们谈得十分投机，如鱼得水，我努力记下他对我讲的各种有关他家族的事。由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口中我初次听到他的杰出的祖母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名字。

1986年是安娜诞生一百四十周年，而1987年2月15日是另一个可纪念的日子满一百二十周年，在那一天，她成为了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的妻子。

● 家世

1846年8月30日，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出生在彼得堡的一位小官吏家庭，父亲叫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斯尼特金（1799—1866）。住宅的窗户通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寺院^①前面的广场。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对我来说，许多珍贵的回忆都和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寺院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从寺院主要入口处往上行，迎面矗立着独一无二的寺院教堂（现今已改为修道院），我的双亲就是在这座教堂里举行结婚仪式的。我自己出生于8月30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神甫的纪念日，而且生在属于寺院所有的住宅里。为我做祈祷，施洗礼的又是大寺院的教堂神甫。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寺院的季赫文斯基墓地里埋葬着我那永志不忘的丈夫，如果命运许可的话，我也将在他身边为自己找一个长眠之所^②。仿佛，与我有关的一切，都要使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寺院成为人世间最亲切的地方”。^③

①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寺院是为纪念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战胜瑞典人，于1710年修建，院内有俄国统帅，俄国和苏联文化名人，如罗蒙诺索夫、苏沃洛夫、格林卡等人的墓，现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② 她的这个心愿直至1968年才实现。——译注。

③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С·В·别洛夫和В·А·图尼马诺夫撰写前言，校订正文并加注，莫斯科，1981，第40页。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父亲格·伊·斯尼特金是乌克兰人的后裔，本来姓斯尼特科，其先祖卖掉在波尔塔瓦省的产业，迁徙到彼得堡定居，在这儿他们俄罗斯化了，并被称作斯尼特金。

1920年，作家的侨居国外的女儿柳芭芙·费奥多罗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69—1926），在慕尼黑出版了一本关于她父亲的书，是用德文写的，书名《Dostojewski, geschildert Von Seiner Tochter》，1922年苏联出版了一本大大压缩了的译本——《女儿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当我把俄文译本和德文原本对照时，我深感俄文译本删去了许多重要段落，其中包括有关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父亲格里戈里·伊凡洛维奇·斯特尼金的描述。

“……我外祖父年轻时，常到剧院里去消磨晚上的时光，观看女演员阿先科娃^①的表演，他对她的独白简直能倒背如流，”柳·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她的德文出版的书中写道，“皇家剧院的主管当时许可演员的崇拜者走上舞台向演员致意。我外祖父那充满稚气的、腼腆的可又虔诚的爱慕十分讨得阿先科娃的欢心，她常常对他分外青睐。当她登台朗诵拉辛和科纳的诗篇时，常把披巾和花束委托给我祖父保管；当欣喜若狂的观众向这位受爱戴的女演员放肆鼓掌时，她在他的搀扶下，全身战抖，娇弱不胜地踱回自己的厢座。其他崇拜阿先科娃的观众因此而生醋意，他们认为该轮到自已替这位演员保管披巾和扶持她回包厢了。阿先科娃对嫉妒者们说，

① 阿先科娃（1817—1841），俄国女演员，1835—1841年在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演出，红极一时。——译注。

‘不！不行，这项权利属于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我只有靠在他手臂上，才感到舒服！’

“可怜的阿先科娃弱不禁风，常常害病，在饱受肺结核的折磨后，年纪轻轻就香消玉殒。她的逝世的消息令我祖父痛不欲生，他心中充满了绝望感，此后好多年，再也没有勇气走进那家他最喜爱的剧院。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才艺卓绝的悲剧演员，常去她的墓前凭吊。我母亲曾对我讲述过，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有一次，她父亲领着她、她哥哥和大姐到公墓里去，要他们都跪在阿先科娃的墓碑前，并对他们说‘孩子们，祈求上帝让我们这一世纪的伟大女演员的灵魂安息吧！’”^①

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斯尼特金性格随和，乐天知命。他不仅沉湎于戏剧，而且酷爱文学，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的最大赏识者。正是从父亲口中，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名字。可她十六岁时，就已将《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读得滚瓜烂熟（在家中和女子学校里，她甚至被谑称为涅托奇卡），并在《死屋手记》的书页上洒满伤心的泪珠。她在阅读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时，情不自禁地把书中高尚而谦恭的故事讲述者伊凡·彼得罗维奇跟这部作品的作者本人等同起来。由于父亲的指引，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在青春萌发的时候就爱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但是，父亲传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不仅有对文学

^① 柳·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女儿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慕尼黑，1920，第139页。

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爱好，而且还有文学天赋，她日后创作回忆录时，这种才能就显露了出来。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娘家姓米利托佩乌斯）（1812—1893）——是个俄罗斯化了的瑞典女人，属芬兰族。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许多年后回忆道：“母亲的曾祖辈生前住在艾堡，死后也就安葬在当地著名的大教堂墓地。有一次，当我途经瑞典时，特意访问了艾堡，并上大教堂去，打算找到祖先的坟墓，但由于我既不能操瑞典语，又不懂芬兰话，结果未能向看守人打听到任何情况。”^①

笔者打听到的比她要多些。1966年我来到芬兰和图尔卡（艾堡），在俄国诗人与批评家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②的住在图尔卡的后裔A·B·艾希瓦尔德，和陀罗妥耶夫斯基的热烈崇拜者、芬兰记者甘斯·奥特曼的协助下，在当地的大教堂里找到了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瑞典—芬兰籍的母系祖先的坟墓，准确地说，是她的外高祖父、艾堡神学院院长和教授马丁·米利托佩乌斯（1631—1679）的坟墓。

根据我的请求，甘斯·奥特曼编出了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这一支裔的家谱，原来，在她的家族里有许多杰出的瑞典和芬兰学者（顺便说说，马丁·米利托佩乌斯的姐妹的后代至今仍住在图尔卡）。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身上的许多特征很可能是得自母

①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第43页。

② 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1864）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密友，陀氏主办的杂志《当今》的杰出撰稿人。

系祖先的遗传，这就是：做事一丝不苟，全力以赴，井然有序，以及坚定的目的性。这些特征使她能在宣传普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方面做出巨大的业绩，其中包括编纂一部有关他的生平和作品的出版物的大型图书文献目录手册，这部书搜集资料的范围长达半个世纪，从1846年到1903年。

柳·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她以德文出版的书《Dostojewski, geschildert Von Seiner Tochter》中对安娜（玛丽娅—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斯尼特金娜作了清楚的评述。柳·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写道：“我的外祖母从小失去了双亲，靠几位姑母抚养，因而她的青少年时代是不幸福的。玛丽娅—安娜长成后，出落得十分标致。高挑的个儿，匀称的身段，脸庞的线条合乎古典标准，颜面肤色白里透红，分外惹人爱怜，加上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一头蓬松的金黄色的卷发，使她获得众人的赞美。玛丽娅—安娜还有一个金嗓子，女友们称她为‘克里斯季娜·尼尔森第二’^①。这样的盛誉使我的外祖母头脑发热，她决心要成为一名女歌星，便迳自跑到彼得堡，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在那儿的皇家近卫军团当军官的兄弟们；兄弟们大吃一惊，对她说：‘你疯了么，如果我们被解除军职，过错全在于你！要是你当了演员，同伍们是不会让我们留下的。’

“俄国这方面的规矩历来十分严格。一个军官要是娶一位女演员为妻，他就应当立刻退役。想必在我的外祖母还是年青人的那个时代，俄国军官同样不能够有舞台上的亲戚。玛丽娅—安娜必须为了自己兄弟们的军职前程而牺牲自己的当

① 瑞典女歌唱家（1843—1921）

女演员的雄心。她这么做显然十分自愿，因为，到彼得堡不久，她就爱上了他们的同伍、一位年轻的瑞典籍军官。这对爱侣山盟海誓，订下了终身，筹备举行婚礼。不巧这时爆发了战争，这位军官被派赴前线，成了疆场上首批战死者之一。

“玛丽娅—安娜自尊心太强，没有当众伤心落泪，但她那颗心已经破碎了。以后她继续留在兄弟们那里，但是对男人再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他们对她来说已不复存在。她的嫂子们认为，把这个美貌压倒群芳的姑娘留在家里，对她们自身十分不妥。在那个时代，好门第出身的姑娘是不能独自过活的。她应当或者待在丈夫家里，或者和亲戚住在一起，因此，她要摆脱困境，就应当出嫁。她的嫂子们替她积极张罗，组织晚会邀请年轻人参加。这个有一副金嗓子的美丽的瑞典女子十分吸引小伙子们，前来求婚者络绎不绝，但是她都一一婉拒了。她对自己的亲戚们说：‘我的心已经碎了，我不能再爱什么人。’嫂子们听了，十分气恼，认为这活太悖理了，试图开导冥顽不灵的小姑。有一次，当嫂子们强迫她接受一门由她们撮合的好亲事时，玛丽娅—安娜气忿忿地说道：‘听着，你们所介绍的对象都令我十分恶心，如果我非得嫁人不可的话，我宁可嫁给好心肠的斯尼特金老头，他至少能引起别人的好感。’

“玛丽娅—安娜正在气头上，脱口道出这几句乖谬的话，但她并不认为话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可她的嫂子们却不以为然，她们立刻抓住这几句话作为把柄，打发几个可靠的女友到我外祖父那儿说媒。这些使者们以极其温和委婉的辞令告诉他说，他的高风亮节在一位姓米利托佩乌斯的姑娘心头激起了火一般的恋情。我外祖父听后，莫名惊诧。不用说，他

对这位美貌如花的瑞典女子早就十分倾慕，只要能有福气听她唱一段歌剧咏叹调，就心满意足了，他脑子里从没有过高攀的想法。这位年轻貌美的姑娘怎么会垂青他这个老头呢？她从没对他表示过特别的关注，每次从他身旁走过时，总是漠然一笑，很少对他说过什么话。然而，如果她果真对他有意，那他当然要向她求婚。

“玛利娅—安娜的嫂子们听后大喜，立刻向小姑转达了我的外祖父求婚的意思。这位不幸的姑娘十分惊恐，她对嫂子们说：‘可我不想嫁给这位老先生，我向你们提起他只是为了做个比较，让你们明白我对其他的求婚者恼怒到了何种程度。’可是，这时要辩解也太迟了。玛利娅—安娜的亲戚们正颜厉色地对她说，一个受过优良教育的年轻姑娘无论何时也不能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当然，如果某人登门求婚，而自己又拿不定主意，这时是可以拒绝这位求婚者的；但是如果拒绝自己主动挑起的求婚，这实际上是对一位体面君子的侮辱，他怎么也不应该受到这样的难堪和羞辱。何况玛利娅—安娜已有二十七岁了，她应该有自知之明，寄住兄弟家终非长久之计，现在该是她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的时候了。我的外祖母明白嫂子们暗地为她设下了陷阱，她除了就范，别无他途。幸而，这位“好心肠的”斯特尼金老头颇能引起她的好感。

“这两个幻想家的婚姻似乎并不坏。我的外祖父终生忘不了红歌星阿先科娃，我的外祖母老是怀念着自己心爱的未婚夫、殒命沙场的不幸的淡黄发军官。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一起生育好几个孩子。他俩的性格可以取长补短：外祖母是个统治欲很强的女人，她的夫君是个怯生生的男子；她发号施

令,而他乖乖地服从。然而,如果问题涉及到我的外祖父心爱的事物,他总会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一心要妻子改变宗教信仰。他对她解释说,如果父母各信各的宗教,孩子们是不会成为良好的基督教徒的。外祖母终于改奉东正教……^①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后来写道:“每当我忆及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心里就感到无比欢畅:父亲和母亲对我们疼爱得无微不至,而且从不随便处罚人。”^②

父亲的性格欢乐而开朗,母亲的性格矜持而平稳,这样便创造了一个少有的快乐融洽的家庭环境。涅托奇卡·斯尼特金娜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就是这样舒适地度过的。

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刚强的性格、自身的尊严感和务实性,务实性是就这个词的好的意义方面而说的,它最后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小康的安适生活。

但是使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一生有所成就的主要因素毕竟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的清新的空气。当时爱好自由的趋向有如汹涌的激流,在全国奔腾激荡;当时青年人都切望获得教育,达到物质上的独立自主。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两位堂兄弟——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斯尼特金(1837—?)和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842—?)成了医生,亲兄弟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斯尼特金是农学家,而她本人和长姐玛利娅·格里戈里耶芙娜(1841—1872)同属于受过中学教育的第一代俄国妇女。

① 柳·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女儿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40—144页。

②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第46页。

1855年涅托奇卡·斯尼特金娜进入了圣安娜（“Anna Schule”）学校，该校位于彼得堡的基洛金大街（即现在坐落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街8号的列宁格勒239中学）。各门功课都用德文讲授，懂得这种语言日后对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大有益处。1867年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德国时，就用得着德语，并能记下自己每天的印象，因而留给后人著名的《1867年日记》——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生活的详细记叙。

1858年春天，涅托奇卡·斯尼特金娜顺利地结束了在圣安娜学校的学业，秋天进入了玛丽娅中学的二年级，这是彼得堡的第一所女子中学。

一位俄国大教育家、文学教学法的创始人弗拉季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斯托尤宁（1826—1888）在这所学校讲授俄国语言与文学。他十分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他肯定会把自己对这位作家的爱慕灌输给玛丽娅中学的女学生。1887年，弗·雅·斯托尤宁主编并出版了《供中等年龄（十四岁起）学生阅读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选》。该书出了两版，并得到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本人的赞赏。

他的妻子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斯托尤宁娜（1846—1940）是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为了在俄国开展妇女教育，做了许多努力。她是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在玛丽娅中学的女友。她回忆说，早在中学时期，涅托奇卡·斯尼特金娜“就以自己的朴实纯真的性格令大家感动”，“她是那种具有火辣辣天性的人，这种人有一颗突突跳动的心，他们的心永不会均匀而安静的跳动。”